

原獻文錄卷二

原獻文錄卷之二

知縣焦雲龍鑒定

邑人賀瑞麟編輯

碓 遵

見邑志

請墾屯田疏

恭惟皇上念邊人之疾苦也計多得良司收頃言官部臣請增
科額卽可其奏蓋廣羅才儔重邊牧甚至德也臣竊惟得可用
之人卽爲可爲於可爲之時今時可爲莫急於九邊之屯田而
其廢舉繫司牧焉敬爲皇上陳之西起燉煌東距遼海邊陲延
袤萬餘里者初立軍衛時軍各予屯田雖坐落地方遠近不一
其數相當不至少缺相沿至今邊軍多缺伍而田以屯征課者
每每告匱不能餉什之二三夫度田非益寡而計兵未加益以
口量地視昔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屯田之失其初也

近來議復屯田者不知有幾訖未見効而復其舊者其說固多大較不過有二焉一則戎馬之出沒無常邊人畏而不敢耕一則佃屯之頂補多差邊人苦而不肯耕時虜釋桀心未有騷於邊境失此不復後難爲力今復屯田惟在不責屯田之虛名先究墾田之實利然墾田屯田相近而實不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邪見屯見佃者依舊辦課不容復議比訪之邊人及經彼守令皆云沿邊舊田今多荒棄間有願自開墾者禁之何未食新田之粒先有頂軍之苦是能棄良田爲荒蕪不能捨荒蕪而許耕耘執此籌邊臣愚竊謂非計也然與其借征而禁民之耕孰若弛禁以盡益窮卒乎臣反覆永思必須重望科甲之人布列沿邊州縣方可藉以舉行但往年議者重惜科甲多畏邊地孤危授官稀鮮豈知志士垂勛念不異遠忠臣報主義不

辭難況入官一時之苦易邊寨萬姓之福而先試諸難又作成
人才之一要機也有識之士伊誰憚而不就邪伏願皇上勿忘
邊備之單弱推廣臨軒之德意敕吏部遵照欽依查將沿邊一
帶州縣每遇選期先儘進士相應者選授正官如員缺太多間
從見例擇年力精健舉人稍填補之分符專牧廣託民社之寄
星列旗布密堅捍禦之司其前項傍邊近地逃絕拋荒凡可田
去處悉令各正官聽督撫委用親自履行相度地里得便宜懸
令不論官軍土著流民各色人等願佃者許其開墾卽以所墾
自爲永業不起科復其他徭量給租種或相險阨以結團堡或
挑溝畛以遏衝突諸可備邊安百姓者任設方略互爲永圖不
必屑屑然數日計功則荒塞餘民困弊可蘇又況耒耜之農夫
卽皆保障之力士不數年間邊食旣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

吸成聚家自爲守人自爲戰可恃紆宵旰之憂者策未出此也
再乞仍勅兵部速咨各邊督撫責令司道官不許沿襲故套聽
委軍職概隱見屯巧作拋荒惟許專令州縣正官分區畫域親
踏荒地急爲開墾毋令後時具寬課如議不得分豪科擾統待
三年考績奏報酬以異格不次超擢倘督責於上者發文移爲
了事奉行於下者呈文移而報完不求實効壞我邊事許各該
巡按御史酌查參奏重治不少貸則皇上增額之德意流溢塞
下而墾田之實政可及時振舉矣

溫純

見邑志

修實政圖治安疏

臣竊惟天下之事不患不可爲而患不必爲故任天下事不得曰不可爲也而使其事必可爲治且安者乃爲善我皇上嗣登寶極蓋三年於今矣視天下爲治且安耶視諸臣任皇上事者以爲可爲而必於爲耶抑以爲不可爲而不必於爲耶夫病者求三年之艾而不得必爲之蓄今天下病矣而艾猶不蓄是可感也已臣觀今日之所最急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有三一人材缺而無計能振一財用匱而無計能理一武備弛而無計能整豈真無計哉有之而不爲爲之而不力也臣爲此懼恐因循之風日甚一日將來之弊竟若之何是以忘其迂陋披素衷爲皇上畫計幸畱采納焉臣聞天生一代人材自足一代之用夫何

邇來一遇員缺動稱乏材卽推補多用試之可則已不可則別舉而試之又復不可又復試竟未有得人如古昔盛時者此其故何也臣以爲責成泛資格拘又儲養之無素也蓋唐虞三代典禮典樂司馬司寇始終俱一人掌之而今之時則今日司民牧明日改兵衛今日計錢糧明日理刑名甚至以一人之身而各司庶務罔不歷焉儻以錢穀壞卽長於刑名弗計矣儻以吏治壞卽長於文學弗計矣漢縣令可入爲太傅今卽有卓茂之賢誰其超遷之乎卽超遷誰不駭疑而指議之乎是以循階而進雖左右先後亦不敢越次且當其會推也一人曰可眾唯唯而退襲公舉之虛名諉是非於銓部又或明知其人可用而曰資格未及待其資而老將至矣國家之樹人猶樹木有摧折無長養材未有能成者今天下方面有司如故而舉刺衙門日多

有一人焉或目爲跖或目爲彘倘其時不相值則以跖目者誰是之而以彘目者誰非之乎卽今各省之方面兩京之有司不足以應其刺矣至於各州縣佐貳首領盡天下無虞數千百亡不視爲虐民者上旣以虐民視彼安得不虐民乎祿不足以養廉資不可以遠到而以廉望之已難矣況廉未必卽顯不廉未必卽罷人孰肯爲廉哉臣願皇上特敕吏部通行內外九卿撫按衙門或年終通考將各屬分別所長開送該部責其一不責其二凡錢穀甲兵刑名吏治文學各照所長終其身用之宜原任者不妨增秩久任堪別用者不妨就長陞調以後部寺藩臬等衙門不得視爲傳舍隨級遞轉使人得各精一業以求他日實用每遇會推大臣合無預行在京會推衙門各舉所知一二入揭送該部公同擬用拔其尤不計其資亦爲官擇人之要也

至於舉刺或專責撫按或分別職掌州縣佐貳首領賢之尤者
另疏薦舉不賢之尤者不時問遣庶激勸之中未必無長養之
意行之數年而人不思奮者臣不信也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今內而大倉無
一年之蓄外而府州縣無數月之蓄一遇水旱不惟不能賑且
額辦歲辦日望其取盈焉假如不幸而年不再登兵寇又侵恐
追徵之令難復如故而民之貧者逃逃者盜臣且不憂門庭之
寇而憂蕭牆之寇矣然天地間財物產於一歲者自足一歲之
用產於一世者自足一世之用乃匱乏至此臣以爲年例增武
職濫屯田廢也蓋國初各邊年例不過四五十萬而兵非不盛
食非不足也何今之爲將領者憚清勾而樂召募爲士卒者假
逃亡而頂新軍夫以召募何所不宜乃不此之圖而日請月益

漫無已時計今歲所出已不下三百萬矣是國初六年之用僅足今一年之費萬有警急增賦則病民不增則病國司國計者計將安出乎國初武職非軍功不授應襲嚴比試之法何今之武職不盡出軍功比試之法又習爲故套以故乳臭之子皆可領印綬豢養之流不堪任堅銳以朝廷有用之財養市井無賴之徒至所望以摧鋒陷陣者又不在是焉是所養非其所用所用非其所養有識者付之長嘆而已國初各邊充實堡寨星羅粒米狼籍屯政鹽法相須並舉不煩內帑而飽歌騰槽之休猶可想見今軍民日困於擄掠土地日見其荒蕪米珠薪桂之謠所在而是說者歸咎於鹽法改折是矣而不知屯田旣廢欲鹽法不改折不可得也近差都御史龐尙鵬清理屯鹽誠計之得者然以九邊而付之一人令其清理之可也欲望且耕且守如

趙充國成金城之功鵬一人能之乎故得一王之誥則遼東之屯田興矣得一張守中則密雲之屯田興矣是在督撫兵備加之意而已臣願皇上特勅該部將各邊歲出之數總計若干各省直歲入之數總計若干如其相當宜圖積餘之策如所出多於所入允宜早爲奏請會官議處以求萬世之利其武職應襲嚴比試之法凡不由軍功進授者盡行罷革是除冗官卽所以除冗食也至於都御史龐尙鵬應否久任督撫兵備應否加以兼理屯田職銜任事兵備如張守中者應否改調緊要邊鎮以爲諸道之倡務使督撫指揮於上兵備實行於下如有仍前因循玩視者許總理都御史與屯田御史指名參究行之數年而財不足用者臣不信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方今各邊惟薊遼二鎮頗稱得人其餘宣大山陝所恃無策閩廣惠潮急在旦

夕倘一隅失守則肢體不完豈得腹心無恙且堂堂天朝顧不能振武威以掃彼氛孽哉臣特患賞罰不嚴任用不專又邊腹異視焉耳蓋朝廷之賞罰行而後將帥服將帥之賞罰行而後士卒服故穰苴得以誅莊賈亞夫得以抗漢文今福建巡撫涂澤民冒敘功勳欺誑朝廷廣東副使陳紀推故避難久誤推補原任總兵湯克寬玩寇殃民久不正刑是用一人不爲我用罪一人不爲我罪朝廷之賞罰何在耶至於總兵將領則屈膝重臣與士卒同其卑分信地與參遊同其權平居無一金之賞則無恩可懷臨時無必誅之刑則無威可畏世特無穰苴亞夫耳有之而亦若是臣知其必無功也古之善用兵者莫如諸葛亮終其身不遷尙無全功今督撫之臣一蹶卽罷旣罷又起恐今日所起者多前日所罷今日所罷者未必非後日所起矣是以

爲督撫者一心以籌邊又一心以圖歸甯以一蹶而去不欲久
居而待罪如宜大總督陳其學素繫時望亦通書當路欲求歸
計他尙何望哉窮邊之地莫非疆域窮邊之民莫非赤子而今
則腹裏之不職者調邊方矣邊方之不職者調極邊矣卽銓補
邊方有司亦往往以舉貢之下者充焉瘡痍遺民豈能撫摩累
卵城郭豈能保守方今惠潮之民朝應役於公堂夕執杆於賊
黨吾有赤子不令其愛我衛我而令其與我敵焉有司者安可
辭其責哉臣願皇上特敕該部將湯克寬亟正其刑陳紀褫奪
其職涂澤民經論劾必難措布別選才望素著如侍郎吳百朋
者代之令其刻期赴任仍申明各邊將領之權總兵得以生殺
偏裨偏裨得以生殺士卒凡賞勞錢糧苟得其人卽令便宜行
事可也各邊督撫要在慎擇於初萬一有蹶果係可用之才而

罪非極刑甯降級罰俸以責後效不輕易改遷以滋勞擾總督
陳其學清謹雅望臣所夙欽揮霍雄才原非所長亟當議處以
重鎖鑰毋貽他日臨敵易將之虞邊方有司改調不職之例卽
應停止博選才望布置郡邑候有保守之功照依軍功陞賞以
酬其勞如是而武備不修者臣不信也夫此三者皆今日之急
務臣亦本所知以陳其梗概耳然尤有大可慮者焉昔先臣王
守仁有曰忠義降而爲氣節氣節降而爲客氣臣又曰渾厚降
而爲調停調停降而爲因循客氣與因循合而天下始有不可
爲之事不可與之人矣今之以客氣待人以因循自處者何其
多也故論人才則以愛憎爲毀譽議政事則執己見而拂眾論
或陽爲唯諾而陰肆誹謗或身在一堂而心如千里又其甚者
則以君子攻小人以小人攻君子又以君子而攻君子至於自

處則任事者少避事者多持兩可以爲善處喜和同而陷孤直
以此臨事祇見其掣肘而不可爲以此與人祇見其睽隔而不
相入矣此臣之所以大慮也伏乞皇上申勅吏部通行內外大
小臣工各洗夙習無事爲同心一德之孚有事切同舟共濟之
念在己者不必盡是在人者不必盡非與其攻人不如自攻是
非必歸於一定議論毋涉於雷同至於任事者不求全之毀
而去避事者不以媚時之態而畱又當事者畱意焉耳如是則
國是可定實政可舉而萬世治安之效在是矣又何患天下事
不可爲哉

大禮屆期舉行難緩疏

臣等竊惟今日國家之關繫最大而肇行最宜亟者惟冊立冠
婚三禮耳歷年文武諸臣合詞懇請自去冬至今臣等又從府

部疏請再三冀綸音渙發盛典光昭可旦夕俟也詎意候旨日久未蒙批發今天時和暢人心懽豫臣等叨司風紀欣邁此風化之大且亟者安敢不再效款款之忱考之禮經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冠者禮之始也然則朝廷必冊立而後冠必冠而後婚者禮之序也其冠率以十五婚率以十六冊立率欲蚤豫教又率於春初舉行以禮時爲大時莫如春而所謂及時體元者於東宮尤切也皇長子睿齡十九皇上將責之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以重國本而猶聽其垂髫於壯年辭於何順下於何觀禮何可訓也詩首關雎其言窈窕淑女求之既得則樂以鐘鼓友以琴瑟誠重之也今淑女入宮已數月矣異日將助理陰教而不修六禮於既得之日咏宜家於桃葉之辰情何可已也漢文帝三代以下之主也卽位初卽立

太子啟時啟甫十歲耳曰蚤建太子所以爲宗廟社稷也今皇
長子視啟長九歲而前星久耀儲位尙虛上無以慰九廟祖宗
之靈下無以繫四海臣庶之望國本所係又何可輕也皇上不
記二十六年詔告天下炳若日星而可反汗乎臣等追繹聖諭
一則謂皇長子年已過期體已充足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
是婚禮之不可遲固皇上至情所獨切也一則謂冊立并加冠
禮少俟兩宮落成之日行是三禮同時並舉又皇上睿衷所獨
斷也夫向也念其過期今期逾過而冠婚之命不頒向也猶有
所俟今時不必俟而冊立之典不舉竊謂皇上天性至情非變
於初也何昔以爲急而今以爲緩如綸如綍之言依然在耳也
何昔獨斷於宸衷而今延緩於二載然則天下疑皇上之心又
何日釋哉矧聖人舉事不能違時天合至情不宜久鬱歲事入